

張曼娟告別象牙塔：「香港一直是個引導我的情人」

兩年後再回光華演講，張曼娟選的主題是「我的香港迷戀」。迷戀香港什麼？「香港對我來說一直是個引導我的情人。」她溫柔地說：「愛情有很多方式，有的勢均力敵，有的是你去引導你的情人，而我認為最幸運的一種，是可以被情人引導。」

兩年卸任光華主任職位，回台灣的大學裡教書。但很快張曼娟發現香港讓她的內在本質發生了很大改變，大學已沒辦法再滿足她。半年後，她向學校提出辭呈。辭呈遞出，嚇倒了學校所有人，大家都問她「你怎麼了嗎？」「你發生了什麼事情嗎？」學校花了很多時間嘗試說服她改變心意，但今年6月初，她非常明確地向校方表示：「你們已經不可能留住我了，就讓我離開吧。」

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其實對張曼娟來說，是因為在香港的工作經驗，讓她的生命經歷和眼界都變得有點不一樣，因而對自己的想法和規劃也變得不同。她說：「2011到2012年我來香港工作時，借助各方面力量做了蠻多事情，我覺得我已經沒辦法把眼光只放在台灣這個地方，我變得想要了解全世界華人在想什麼、做甚麼，他們的願望、未來、需求是什麼？只呆在學校裡已無法滿足我。」

不過她主辦的小學堂還在繼續。因為那是她做得最花力氣、最辛苦也最踏實的工作，它讓她安心。「永遠看到有孩子在那裡認真閱讀經典認真寫作，一年一年成長，這個部分讓我踏實。」而另一個部分的她，在過去兩年裡去了包括內地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在內的各個華人地區，去談教育。因為她對教育依然有信仰，認為教育是能改變人類命運也最能創造未來可能性的工作。「雖然可能全世界華人地區的教育，都讓人不

兩年前，時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的張曼娟告別香港，辭去職務回到台灣。猶記得她在「Farewell My Hong Kong」告別會上播過的歌：「芳草碧連天 永遠的畫面 當我想念閉上雙眼 你在心裡面……」她對香港的款款情感盡在其中。轉眼就是不知不覺的兩年，對張曼娟來說，她在這其間作出了人生裡的重要決定：辭去大學教授的職務，將目光放眼至整個華人地區，去進行更多分享與傾訴。以她不喜安定的浪漫性格，會這樣決定並不奇怪。而促成她想要調整自己人生軌跡的關鍵啓發，是香港——她稱之為「情人」的重要所在。

張曼娟形容香港帶給她的是「人生的割裂和重生」。香港促使她有了對自我更明確的想法。一開始她將想要辭職的決定告訴母親，卻得到了非常驚駭的回應。「辭職？你辭職不是就沒有正當工作了嗎？」她笑說：「啊！那我當時就想，我辭職就變成一個不正當的人了嗎？」她的母親卻是典型的華人父母，意識裡認為好不容易栽培孩子到她有一個大學教授這樣的工作，結果做着做着她突然有一天說我不想做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劉國權

其實在2011到2012那年在香港工作期間，張曼娟就發現，香港人開始不斷尋找和珍惜所謂的「香港價值」，這是過去沒發生的事，也讓她覺得可喜。「因為香港本來就是個很有價值的地方，它過去是殖民地，後來經歷回歸，那香港本身的價值在哪裡？香港人怎麼看待香港人自己？香港人有沒有香港人自己的文化跟價值觀？」

這些部分，在她看來，是任何地方的人都該去進行的自我尋找，又特別是香港，無論地理、歷史定位、文化形成都非常特殊。「我覺得

兩年後再回光華演講，張曼娟選的主題是「我的香港迷戀」。迷戀香港什麼？「香港對我來說一直是個引導我的情人。」她溫柔地說：「愛情有很多方式，有的勢均力敵，有的是你去引導你的情人，而我認為最幸運的一種，是可以被情人引導。」

兩年卸任光華主任職位，回台灣的大學裡教書。但很快張曼娟發現香港該她的內在本质發生了很大改變，大學已沒辦法再滿足她。半年後，她向學校提出辭呈。辭呈遞出，嚇倒了學校所有人，大家都問她「你怎麼了嗎？」「你發生了什麼事情嗎？」學校花了很多時間嘗試說服她改變心意，但今年6月初，她非常明確地向校方表示：「你們已經不可能留住我了，就讓我離開吧。」

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其實對張曼娟來說，是因為在香港的工作經驗，讓她的生命經歷和眼界都變得有點不一樣，因而對自己的想法和規劃也變得不同。她說：「[11]到2012年我來香港工作時，借助各方面力量做了蠻多事情，我覺得我已經沒辦法把眼光只放在台灣這個地方，我變得想要了解全世界華人在想什麼、做甚麼，他們的願望、未來、需求是什麼？只在學校裡已無法滿足我。」

不過她主辦的小學堂還在繼續。因為那是她做得最花力氣、最辛苦也最踏實的工作，它讓她安心。「永遠看到有孩子在那裡認真閱讀經典認真寫作，一年一年成長，這個部分讓我新加。」而另一個部分的她，在過去兩年裡去了包括內地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在內的各個華人地區，去談教育。因為她對教育依然有信仰，認為教育是最能改變人類命運也最能創造未來可能性的工作——「雖然可能全世界華人地區的教育，都讓人不是很滿意，但我認為未來的希望還是在於教育，甚至家庭教育比學校教育更重要。」

張曼娟觀察到，現在的學校教育越來越呼應家長需求，家人想要什麼學校就給什麼，按照家長的期望去教導孩子。「以前可能是學校主導教育，現在是家長主導學校，學校再主導教育。」但她也同時敏銳地覺察到華人地區家長普遍的焦慮。「華人父母對孩子的未來太干涉了，對孩子未來該變成什麼樣的想像太形式化太固定了。所以反而會限制孩子的發展，甚至是我們整個華人民族的未來可能性。」所以她希望未來自己能去到不同地方，把自己的想法對教育者和家長不斷傾訴。她說：「我希望他們在我的語言裡獲得一點點感動，然後能有機會思考我們到底該給孩子什麼？」

又因此前的兩年香港工作經驗，讓張曼娟發現自己是一個擅長說故事的人。她認為「一個人擅長說故事，就表示她有軟性的力量，軟性的力量，有可能受到的抵抗就最小，人們就有機會可能被軟響。」而當她意識到了自己身上有這樣的天分，也就決定了要去改變自己的工作方向。



「芳草碧連天 永遠的畫面 當我想念閉上雙眼 你在心裡面……」她對香港的款款情感盡在其中。轉眼就是不知不覺的兩年，對張曼娟來說，她在這其間作出了人生裡的重要決定：辭去大學教授的職務，將目光放至整個華人地區，去進行更多分享與傾訴。以她不喜安定的性格，會這樣決定並不奇怪。而促成她想要調整自己人生軌跡的，是兩年前，時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的張曼娟告別香港，辭去職務回到台灣。猶記得她在「Farewell My Hong Kong」告別會上播過的歌：

張曼娟

張曼娟形容香港帶給她的是「人生的割裂和重生」。香港促使她有對自我更明確的想法。

一開始她將想要辭職的決定告訴母親，卻得到了非常驚駭的回應。「辭職？你辭職不是就沒有正當工作了嗎？」她笑說：「啊！那我當時就想，我辭職就變成一個不正當的人了嗎？」她的母親卻是典型的華人父母，意識裡認為好不容易栽培孩子到她有一個大學教授這樣的工作，結果做著做著她突然有一天說我不想做這件事了，是故很難接受。

後來張曼娟找機會和母親談。「你說我不做大學教授，就不務正業沒有正當工作，那小學堂不是一個正當工作嗎？我媽說小學堂這個工作當然是有意義的啦，可是和大學教授還是不太一樣……」又隔了半個多月，張曼娟猜想父母肯定做了不少討論。「有一天吃飯時，他們就很正經和我說，其實呢，你已經做了不少事了。你們應該對你很有信心。如果你的人生有了不同決定，只要你自己真的很有把握還不是一時之間的意氣用事，那你就去做吧。」一瞬間裡，她像得到了特赦令般開心。

一年半前的寒假，張曼娟一個人來到香港，在九龍公園對面住了一個
月，每天花很多時間思考自己的人生。思考清楚，她就打了電話回大學辭
職，決心告別象牙塔裡的教書時光。

是香港這個「情人」讓她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。

張曼娟說：「你的故鄉，你不會認為它是情人，因為你們的關係，不能更充分已定。情人它不是個固定關係，但它卻總能帶給你激情和一些新的發現。」她認為和情人相處最快樂的事，不是日常生活，而是發現驚喜。「你突然有一天發現，哎呀原來他打瞌睡時這麼可愛，哎呀原來他喜歡吃這個這麼特別，或者他本來長頭髮但突然有一天剪了頭髮像個小男生這麼性感。情人就是會有很多讓你很驚奇的特別發現，我覺得我對香港的感覺就是這樣。」

早在二十六七年前，張曼娟就來到了香港。而1997年時，她更曾受聘來中大教書。雖然現在的香港和她當年見到的香港很不同，但她依然覺得香港很美。由於「你一直可以覺得一個地方很美好，有很多新的發現，我覺得這就是理想的情人狀態。」她笑說自己和香港名分沒固定，香港不是她的家鄉，她也不能說這裡是她的歸屬，但香港確確實實一直以來就是個對她來說散發強烈魅力的地方。

或許原因主要在於她在香港遇到許多很棒的人。她說：「很多人說香港人現實、冷漠、計較利益，我2011年來工作時，很多人提醒我說香港媒體很不友善，尤其你不是個從事政治工作的人一定沒辦法招架，但來香港之後給我的最大震撼是，大家以為香港媒體只有狗仔隊，完全錯誤，狗仔隊只是一小部分。香港媒體有很大部分是群認認真、嚴肅、有使命感的媒體工作者。這些才是台灣媒體需要學習的地方。」

其實在
2011 到 2012
那年在香港工作期
間，張曼娟就發
現，香港人開始不斷尋找和
珍惜所謂的「香港價值」，這是過
去沒發生的事，也讓她覺得可喜。「因為
香港本來就是個很有價值的地方，它過去
是殖民地，後來經歷回歸，那香港本身的價值在哪
裡？香港人怎麼看待香港人自己？香港人有沒有香港人自己
的文化跟價值觀？」

這些部分，在她看來，是任何地方的人都該去進行的自我尋找，又特別是香港，無論地理、歷史定位、文化形成都非常特殊。「我覺得裡面的人沒有自己的意識，這是很主觀的狀態，不管怎樣都要有自我意識。以前香港人是沒什麼意見的，但這麼多年過去大家都在改變，大家彼此都要有心理準備：香港已經不是當年回歸時的狀態。」

而張曼娟之所以對香港有信心，在於她相信，香港人的心地，本質是很好的。三年前她來香港工作時，曾在文章裡寫過：香港有很多老鷹，老鷹是一種飛得很高的禽鳥，牠沿着海岸線飛就會看到很多我們在地面看不到的高山。「很多人問我來香港工作是要把台灣的什麼介紹給香港？問我是要把台灣的美好介紹給香港讓香港人更了解台灣嗎？我當時寫過，其實我真正的願望，不是讓香港認識台灣，而是我希望我有一雙老鷹一樣銳利的眼睛，能夠借由我的筆和我的觀察，讓香港人更清楚地看到香港人的美好與價值。」當時的她這樣想，如今依然。這一直是她每次書寫香港時的願望。她說「我想幫香港打打氣，可能很多香港的朋友忘記了香港是個多美好的地方，一個地方事情好不好、東西不好都沒有關係，只要人好。」因為張曼娟相信，人好，事情就會好；事情好了，東西就會好。

接下來，
的張曼娟，會
有更多機會到處走
走，觀察各個華人
地區對教育的不同理念與看
法。這樣的工作方式，不是世俗意
義上的安定，但卻符合她的內心追求。

友忘記了香港是個多美好的地方，一個地方事情不
好，東西不好都沒有關係，只要人好。」因為
為張曼娟相信，人好，事情就會好；事
情好了，東西就會好。

哪怕擺一場野台戲

她說她以前也以為自己是個喜歡安定感的人，可是後來越來越發現，自己不是這樣的人。

「如果我骨子裡是這樣的人的話，應該不會選擇『資深單身』」。她笑言，變動才是自己的願望，一成不變的安定，並非她的理想生活。

「當然變動要是本錢的變動。比如可能十幾二十幾年前，就算給我一個舞台，我也不知道我要秀什麼，講什麼，但現在我知道了自己可以分享什麼，就要自己去尋找舞台。」這個年過五十卻魅力依然大到令人心折的女子堅定說道：「哪怕是野台戲也沒關係。」

因為她內心相信「只要真的有東西講給別人聽，哪怕你是在菜市場或者在廟口擺一場野台戲，有人聽到，有人感動，有人受到啓發了，就有人會受到改變。」

本土多媒體創作人的「運動創想」

土生土長的多媒體創作人Eric So 自設計學校畢業以後，於1996年正式舉辦首個繪畫展覽，其後一直在不同的媒介當中進行創作，由形象可愛的「I love animals」系列至復刻味重的蘇聯眼鏡均自他手中創作出來。當中為最人熟悉的12吋人形公仔作品「李小龍之藝術」自1998年推出後一炮而紅，深受國外設計界歡迎。

今次正值世界盃的大熱盛事，由 Eric So 設計的 10 個球星造型「杯裝」figure「Cup Dolly」位位蓄勢待發，以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雄霸翠綠的夏日足球場，十大國家隊代表球星包括巴西、德國、阿根廷、西班牙等，卡通造型可愛有趣，神情鬼馬生動，為緊張嚴肅的世界盃加添一絲童真趣味。

是次結合世界盃的展覽有什麼特色？

Eric：「PopCorn × Eric So CUP DOLLY 潮藝足球場」藝術展，結合了藝術與運動，其中包括四幅寫上李小龍金句的大型油畫，及 10 位全新設計的 Cup Dolly 運動員，每位 Cup Dolly 運動員的造型均各有特色，除了穿上極富藝術感不同國家的球衣，如巴西、西班牙、德國、阿根廷等，更配合不同髮型、膚色、表情，以求達到結合藝術及足球的感覺。這是首次將 Cup Dolly 系列放大變成足球員，展現在商場內的特設足球場，沒想到來現場感覺也有如此震撼性，希望前來觀賞的朋友能感受到這個藝術裝置給大家帶來

的運動力量。

創作靈感從何而來？

中最為人熟悉的12吋人形公仔作品「李小龍之藝術」自1998年推出後一炮而紅，深受國外設計界歡迎。

今次正值世界盃的大熱盛事，由Eric So設計的10個球星造型「杯裝」figure「Cup Dolly」位位蓄勢待發，以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雄霸翠綠的夏日足球場，十大國家隊代表球星包括巴西、德國、阿根廷、西班牙等，卡通造型可愛有趣，神情鬼馬生動，為緊張嚴肅的世界盃加添一絲童真趣味。

是次結合世界盃的展覽有什麼特色？

Eric：「PopCorn × Eric So CUP DOLLY潮藝足球場」藝術展，結合了藝術與運動，其中包括四幅寫上李小龍金句的大型油畫，及10位

全新設計的 Cup Dolly 運動員，每位 Cup Dolly 運動員的造型均各有特色，除了穿上極富藝術感不同國家的球衣，如巴西、西班牙

牙、德國、阿根廷等，更配合不同髮型、膚色、表情，以求達到結合藝術及足球的感覺。這是首次將 Cup Dolly 系列放大變成足球員，展現在商場內的特設足球場內，沒想到來現場感覺也有如此震撼性，希望前來觀賞的朋友能感受到這個藝術裝置給大家帶來

公仔從設計到生產需時多久？

Eric:「PopCorn × Eric So CUP DOLLY潮藝足球場」藝術展，結合了藝術與運動，其中包括四幅寫上李小龍金句的大型油畫，及10位

Eric:大約需要1個月時間製作生產，由於可參照我早前生產 Cup Dolly 玩具樣板，所以製作時間也相對減短。

這次設計中最大的難度是什麼？

牙、德國、阿根廷等，更配合不同髮型、膚色、表情，以求達到結合藝術及足球的感覺。這是首次將 Cup Dolly 系列放大變成足球員，展現在商場內的特設足球場內，沒想到來現場感覺也有如此震撼性，希望前來觀賞的朋友能感受到這個藝術裝置給大家帶來



司方面溝通，所以整個過程都算順利，我們還把曾經生產的4吋的玩具版本給製作公司作參考。

多年創作生涯中有何難忘經歷可以分享？

Eric：難忘的經歷多得很，如最近與詹瑞文合作，擔任其舞台劇的舞台設計，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嘗試，同時亦極富挑戰性，因為詹 Sir 鬼主意很多，亦要求很高，但整個過程感覺很開心很好玩，反而讓我很享受！

